



哈哈镜、手术刀和解密钥匙

——读李敬泽的《致理想读者》

罗鹏飞

《致理想读者》是一部文学评论集，全集由脉络、视角、勘探、影响和理想五大板块组成。论者下笔思接千载，神游八方，上下贯通，中外入囊。文字简练，笔锋犀利，直刺问题内核。所评对象不限一国、一代、一书、一作者，既有对文学现象历史横断面的切削解剖，又有对文学背景历史渊源的寻根溯源。对中外古典文学、世界名家名著，李敬泽不囿于先辈权威，敢于对前人之定论大胆质疑，勇于亮出自己的新发现、新观点，其学理探索精神值得借鉴。

李敬泽是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原主编，读小说是他的职业，但他不是大量吞食小说且食而不化的阅读机器



人，而是通过咀嚼消化，提炼精华，最终把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好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。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。能够触摸到时代的脉搏，紧贴人心、激活爱心的作品，不断传递好消息、给人以鼓舞的作品，既反思现实、又对现实和未来提出警示的作品，都会进入他的法眼。“我宁可要不那么熟练但真正有生命激情的作品，也不要熟练的、挑不出毛病但三锥子扎不出血来的东西。”这透露了李敬泽作为核心期刊编辑的用稿标准。

李敬泽认为，创作、阅读、批评，在以往的文学生产和消费中像一条工业化流水线，彼此间分得很清，但在网络时代，这种楚河汉界式的陈规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、网状的、交互的状态。评论家最容易犯下的“罪恶”就是把小说的“意义”当作可以剥离出来予以整理和复述的事物，这就好比迫使我们相信人在脱离肉体后会有更真实的生活。批评家要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对世界的深刻理解，更要有对文学的热爱和忠诚，这是根本的操守。批评家是更勤奋、更有专业素养的读者，但他们也有个人的趣味和局限，只能提供一种个人意见。批评家唯一的权力和能力是讲道理。现实中，文学评论的软肋在于“即使是比较熟悉当代文学的评论家，也大多是把眼光放在熟悉的、著名的作家身上，对偏僻的作

家、偏僻的写作关注不够。”李敬泽认为，批评要与时俱进，“我常常对自己的观点感到不安，我甚至在今天反驳我昨天的观点。”

文学就是人学。它要研究人的世界观，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，文学创作不仅要耗费脑力，更要耗费感情，要想感动读者，就要加倍地投入作者的感情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感人肺腑。作家应该是时代的号手，在这个时代搞创作，需要巨大的知识准备和经验准备。福克纳1949年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词是：“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，使他的勇气、荣誉感、希望、自尊心、同情心、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——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们的光荣——复活起来。帮助他挺立起来。”作家没有来自生活并且有力地解释生活的独到思想时，他不会有富于创造力的角度、形式和语言。文学和诚恳忠直、人的眼泪和痛苦、人在困境中的奋斗以及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关系，每一重身份就是一个看世界的视角。称职的作家必须能打开这个时代的经验中某些深邃的、极为复杂的层面。真实不是某种被意识到的东西，而是在意识与意识的缝隙之间，悄悄流逝的东西。

李敬泽的评论从具体作品出发，评语有时像哈哈镜，粗劣的作品经不起他的点评、光耀；有时像手术刀，他可以顺着作品本身的肌理，似庖丁解牛，条分缕析，归档清晰；有

时像解密钥匙，原本伏在暗处的作品脉络，经他点拨，读者即可提取出作品的筋骨。他从作者的不同文学种类进行比较，从作者的今昔变化中进行比较，从作者的地域性特点进行比较，对同一区域不同作家的作品个性进行比较，对作者代表作品与国内外某些名家名著进行比较，从中破译作者的人生阅历，阅读功底与创作道路上的指引师。比如将迟子建的《白雪乌鸦》和加缪的《鼠疫》构成竞争关系，韩东的《知青变形记》和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构成对话关系……这种多层次、全方位、立体式、兜底包抄的综合分析研究，所得出的评判，肯定比蜻蜓点水式的简单评析要深刻得多，中肯得多。博尔赫斯在小说《沙之书》写道：“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。”的确，同源的事物具有最为天然和谐的亲缘性。

无可置疑，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秩序被不断改写的时代，是一个对事物的认知变幻莫测、文化生活与消费观念日益更迭的时代。作家们如果没有沉潜之心，耐不住寂寞，经不起诱惑，就会阻碍创新创造。客观评判作家对社会的贡献，真正给作家们充分的施展空间和发挥余地，是促进精品创作的必要条件。

理想读者的人数虽不多，但这些不多的读者维持着一种文化，坚守着一种信念，表明文明的敏感和活力。这样的读者需要长期培养。

荐书

《好诗共欣赏》



作者	叶嘉莹
出版	三联书店
日期	2016年5月

物的形象皆能引起他内心的关注和感动。李商隐经常把最美好的形象跟最悲哀的感情组合起来，他的诗中经常表现出一种心态——热切的追寻和悲哀的失落，充满了迷惘。

叶嘉莹还对诗与词进行了比较，说：诗与词不同，诗是要言志的。诗既然要表现自己的情感，那么你的内心首先就要真的有一种“摇荡性情”的感动，所谓“情动于中”，那个“动”字是最重要的。她通过陶渊明、杜甫、李商隐三位诗人的诗作，从物象、心境、结构等角度切入，带领读者去体会诗作的美感特质。

在第一讲概论中，叶嘉莹还特别指出，中国诗歌的一个最大特色，就是重视“兴”的作用，这种感发生命的特质，确可对一个人的智慧和心性形成启发和陶冶。而通过“兴”等手法，三位诗人在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中，展示了各自的文学个性和风格。

(推荐书友：虞时中)

《一个博物馆人的手记》



作者	穆朝娜
出版	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日期	2016年3月

巴塞罗那、卢克索等国外大大小小的博物馆，以全球化的视角来感受异域文明。作者在介绍这些名胜古迹和中外博物馆的过程中，没有导游般的程式化解说，没有专家般的理论式授课，而是用轻松、愉悦的文字，带领我们探究这些馆藏文物和名胜古迹背后的故事，既让我们开阔了眼界，更在无形之中增长了见识。

透过这本书，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在长期从事博物馆展览工作之余，把工作与兴趣很好地结合起来，用心体验生活，用心记录生活，坚持把工作、生活中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诉诸笔端，整理成文字并汇聚成册。

在书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博物馆人的视角，神游北京大觉寺、圆明园、紫竹院和湖南的岳阳楼等国内名胜古迹；重温慈溪木艺堂藏历代竹雕精品展、景德镇陶瓷艺术展、登封窑瓷器艺术展等难得一见的文物展；还可“漫步”到马德里、萨拉格萨、

(推荐书友：熊光祥)

《盔甲骑士：为自己出征》



作者	(美) 罗伯特·费希尔
译者	温曼
出版	机械工业出版社
日期	2011年5月

子领路，带骑士走上真理之路，但解决困难仍然要靠骑士自己。他必须通过三座城堡：沉默之堡、知识之堡、忠勇之堡，然后到达真理之巅。

人在“沉默”中，必须面对真我。当外在的嘈杂平息时，内心的茫然不安显现。寂静之心，才能听到真我的声音，真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奋斗的目标。

“知识”是可以分享的，但是如果无法认清“需要不等于爱”，就会把需要当作爱而陷入情感的迷茫中。需要是一回事，爱是另一回事，需要是“有我”的占有，而爱是“无我无私无分别”的。

“忠勇”是指志气与勇气，用以克服内心的恐惧。骑士习惯了穿上代表成功的盔甲，忘记了盔甲中的自己才是成功的创造者。唯有无私忘我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自我。

经过这三座城堡，武士身上的盔甲全部掉落，重新得到自由的生命。我们是否也能经由沉默、知识与忠勇，摆脱在外各种标签的束缚，振振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活出精彩的人生呢？

(推荐书友：余娟)

令人痛心 促人思考

——浅析《开往会稽山的客车》的故事经营技巧

牛殿庆

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倪田金长篇小说《开往会稽山的客车》，写的是关于山村客车上一段“艳遇”的爱情故事，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落入俗套，可作者处理故事、经营小说的能力是高明的，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巧遇中加入了很多现实问题，如



山村教育、城乡差别、社会分配不公、权力集中等，这诸多问题通过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出来，令人痛心，促人思考。“小说的基本特征是：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，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，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。”人物、情节、环境是小说的三张“牌”，倪田金深谙此道。

这部小说的情节线索清晰，主线领航与辅线(隐线)交叉推进是小说结构上的重要特点。主线是“我”和水娟在山村客车上一见钟情，而后相知相爱。思怡的出现是这部小说的隐线，其间插入母亲使尽手段骗“我”回家不断相亲，又插入了学校里的系列人物，这些都是主辅线上的一些结点。主辅线与结点的合理布局，形成了小说大故事套着小故事的结构特点。

“我”和水娟的爱情大故事中，穿插了乡村中学里诸多人物的小故事。金钱梦、文学梦、爱情梦、城市梦，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梦，为此很多人苦苦挣扎了半个多世纪。到如今，人们终于把乡村扔在了身后，却不知

料，回到农村种种菜、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再度成了我们的乡村梦。

作者围绕城市梦，展开爱情梦与文学梦。紧紧扣住进城这个题眼，让人物的悲欢离合在追梦路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有人给“我”介绍了一个叫陈思怡的20岁女孩，她是部长女儿，“跳出农门”进城的门悄悄开启了。为了城市梦，会稽山客车上美丽的爱情就这么破灭了，不，是被轻而易举地取代了。可作者说，后来成为“我”妻子的思怡也是出于对“我”的文才的喜爱，这不只是“我”的自我安慰罢了。

这恰恰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伤疤——有人考上大学就与未婚妻分手；有人进了城就抛妻弃子；有人分到乡下，女朋友就挥手白头……都是城市梦惹的祸。

这部小说在典型场景的设置上也颇具功力。人物活动的场景十分集中，会稽山客车、山区学校、溪滩，这是几处大场景，还有家庭、报社编辑部等一些小场景，或许这是借鉴了电影艺术的特点，或许这就是作

者的精心设计。

在山区中学的场景里，作者写了17名救山火的学生。故事是通过“我”的一篇报告文学引出来的，这是张扬“我”的文学业绩、刻画性格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情节。在这个典型场景里，那些出也出不去、留下又不安分的乡村教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次只有两个女伴的交谊舞会，渲染了乡村教师单调的文艺生活，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。

溪滩浪漫的爱情场景是小说十分重要的典型环境。溪边散步引出森林火灾，引出17名学生救火，引出我的报告文学。这也是这篇小说文学梦的题旨，不断成型的文学梦丰满了城市梦的羽翼。

会稽山客车是乡村通往城市的移动连接点，它满载城市的信息和气息而来，又满载对城市的渴望而去。是文学梦、城市梦打破了美丽浪漫的爱情梦，人是进城了，可真爱却丢失了。那些年，因为赶潮流，我们牺牲得太多太多。

书人茶座

以次引主说“弄引”

——《水浒传》如何写急先锋索超出场

牧野

在叙事性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，往往安排有众多的人物形象和复杂曲折的情节。作为小说家，在创作时不仅要擅于区分和安排人物、情节的主次，还必须同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，即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、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，应通过怎样逻辑关系，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得以自然和有机地相联系。

对此，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，其中有一种写法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它的基本原则是：为了写一个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，先写一个次要人物或次要情节，目的是引出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，并造成读者在阅读体验上的强烈期待。这种先写次要人物，后写主要人物，以次引主的方法，就是所谓的“弄引”。

“弄引”这个概念是金圣叹在《读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第五回总批时提出的。这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著名小说理论家认为，《水浒传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尤其在写作技巧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。他经过研究，总结出《水浒传》所采用的15种写作技法，其中第7种就是“弄引”。对此，金圣叹的具体解释

为：“有弄引法，谓有一大段文字，不好突然便起，且先作一小段文字在前引之，如索超前，先写周谨。”从金圣叹对“弄引”的解释可以看出，“弄引”其实含有铺垫和先声的意味，它的最大特点是，所引内容与被引内容之间是一种主次或主宾关系，作者所写的主要人物或次要情节（次要内容、次要事件），只起到陪衬的作用，目的是为引出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（主要内容、主要事件）服务的。

写作上的这种“弄引”技法，不仅体现在这种以次要人物引出主要人物，也包括以次要情节（故事、事件）引出主要情节（故事、事件）。

《金玉如漆打薄情郎》是著名话本小说《喻世明言》中的一篇，写的是穷书生莫稽娶了“团头”（乞丐头领）金老大的女儿金玉奴为妻。在金家的帮助下，莫稽科及第，得授军司。但莫稽忘恩负义，嫌岳父的“团头”名声不佳，可能妨碍自己的前程，于是，他在一次旅途中将贤妻金玉奴推落水中，以图再娶。落水的金玉奴被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救起，并收做了义女。巧的是，许德厚正好成了莫稽的上司，并向莫稽称自家有女欲嫁与他，这让莫稽心花怒放。新婚之夜，这个薄情之人被金玉奴安排的手下痛打了一顿。在整部小说中，周谨仅在这个

章节出场，之后再无其人的故事。施耐庵之所以写了一段他与杨志的比武故事，目的是要引出急先锋索超，突出他与杨志两人武艺的高强。周谨在这里只是一块铺路石。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，在《水浒传》第12回结束时，作者曾这样写道：“毕竟杨志与周谨比武，引出什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作者安排这一情节的用心之所在。

在文章中以“弄引”之法安排人物与人物、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，有一个突出的好处，它能使文章增加起伏感、节奏感和曲折感，并引起读者的期待，产生强烈的吸引力。此外，“弄引”法所安排的次要人物或次要事件，可以同文章所要着重描写的主要人物、主要事件构成一种对比关系，以更好地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本质特征，或使主要情节、主要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更加强、明确地显示出来。



作者	(美) 罗伯特·费希尔
译者	温曼
出版	机械工业出版社
日期	2011年5月

人在“沉默”中，必须面对真我。当外在的嘈杂平息时，内心的茫然不安显现。寂静之心，才能听到真我的声音，真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奋斗的目标。

“知识”是可以分享的，但是如果无法认清“需要不等于爱”，就会把需要当作爱而陷入情感的迷茫中。需要是一回事，爱是另一回事，需要是“有我”的占有，而爱是“无我无私无分别”的。

“忠勇”是指志气与勇气，用以克服内心的恐惧。骑士习惯了穿上代表成功的盔甲，忘记了盔甲中的自己才是成功的创造者。唯有无私忘我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自我。

经过这三座城堡，武士身上的盔甲全部掉落，重新得到自由的生命。我们是否也能经由沉默、知识与忠勇，摆脱在外各种标签的束缚，振振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活出精彩的人生呢？

(推荐书友：余娟)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 QQ 群：98906429